

禾林小说
HARLEQUIN®

素馨之惑

Climax of Passion

Emma Darcy

[澳] 爱玛·达西 著 江元 译
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 清新初夏系列

禾林小说

初夏的清新感受



春风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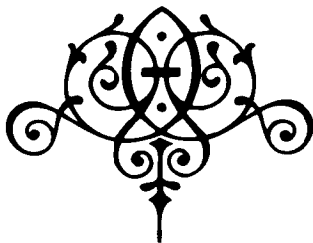
禾林小说

HARLEQUIN®

禾林系列小说2001年 清新初夏系列

素馨之惑

[澳] 爱玛·达西 著 江元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素馨之感 / [澳] 达西著; 江元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5

ISBN 7-5313-2265-X

I. 素… II. ①达…②江… III. 长篇小说 - 澳大利亚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0744 号

Climax of Passion

Copyright © 1995 by Emma Dar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Harlequin Enterprises Limited.

Translated by Jiang Yua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n Feng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Under arrangement with Harlequin Books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非经著作权人同意, 任何人不得重制、抄袭或转载本书
全部或部分内容及进行其他侵害著作权人之行为

*

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情节、人物皆属虚构,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Harlequin®, 禾林, 及 Joey Device (谐角图样) 商标
为加拿大禾林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所有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88 千字 印张: 7 插页: 4

印数: 1—15000 册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邵 丹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何海洋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2265-X/I·1968 定价: 11.00 元

初夏的浪漫魅惑

初夏的脚步踩着金色的阳光一路蹁跹而来，南来的熏风中隐隐传递着远山野花的讯息。料峭的春寒早已远去，炽热的炎夏尚未来临，在这个闲适而惬意的季节里，多情的你何不试试禾林的浪漫配方？三分激情，三分神秘，三分诱惑，再加上一分狂野，用柔情之水加以调和，便构成了十足的浪漫魅惑！

在悠闲的南方风中，他念念不忘《北方有佳人》！一幢酷似《飘》中塔拉的府邸，一个身世如谜、性格如郝思嘉的女子，一连串的悬念迭起，所有这些与他和她的重逢交织在一起，让人心动，令人心悸！

两个刁钻古怪的孩子，一个神秘莫测的男人，一段众说纷纭的往事，却让那位温博罗王国的《化身公主》为之情牵心动！王室婚恋的经典之作，看过决不后悔！

金发美女 VS 阿拉伯酋长？传说中的示巴女王是如何征

服所罗门王的？《素馨之惑》将再现这一传奇！

宿醉初醒，头痛欲裂，而更头痛的事还在后面等着他！在这美丽的《夏日天堂》里，一段诙谐幽默的爱情戏就此上演！

青梅竹马的恋情，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究竟哪一个会占上风？貌美如花，却又性格刚烈，她是他永远的《风火恋人》！

你准备好了吗？穿越日常琐事的羁绊，将心放逐于禾林的情趣天堂里！



第 1 章

从许多方面来讲，扎·西拉克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

给多数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目光：那是洞察一切的目光，它似乎能剥去一切伪装，把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他有一双深陷的黑眼睛，闪烁着幽幽寒光。据说这双眼睛能够看穿一切欺诈行为。这双眼睛时而充满激情，就像撒哈拉沙漠中的气温那样灼热；时而冰冷犀利，犹如严冬时节阿特拉斯山脉顶峰刮过的寒风。这双眼睛从不暴露秘密，然而它们洞悉一切。

他并不是靠继承获得了扎比亚酋长国的统治地位，而是靠自己的意志和品格赢得了统治这个国家的权力。他从不让任何事情逃过自己的眼睛，从而保住并扩大了自己的权势。对于他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事情，他却高度重视。因此扎·西拉克从不对任何事情感到意外，也从不让自己对任何事情感

到意外。

“那个地质学家的女儿有什么消息？”他以命令的口气问他的贴身助手科兹姆。

“没……没……问题。”又是惯常那种单调的回答。

扎·西拉克锐利的黑眼睛里光芒一闪。科兹姆见状赶紧清了清喉咙，报告详情。

“她还在费萨的酒店工作，在前台负责客房预订。现在有人投诉她，她呆不长了。”

扎·西拉克若有所思地用细长柔软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椅子的扶手。“她为什么做这份工作？她为什么要留在这儿？以她的条件，她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不合情理，除非我的怀疑是对的。她走的每一步……现在又靠近了一步。”

“她已经申请调到拜乔斯去。”科兹姆加了一句。他估计扎·西拉克会对此感兴趣。

“啊！”这是表示满意的声音。“毫无疑问，她的目的已经清楚了。这是一个很有决心的女人。”他把锐利的目光投向科兹姆，“如果她申请到扎比亚来，就拒绝她。”



“我马上去办。”科兹姆热切地说。他对酋长这么早就预料到以后发生的事情感到吃惊，但没有流露出来。

“永远不要相信巧合，科兹姆。她申请到拜乔斯的事批准了吗？”

“没有，阁下。费萨的一个副经理不同意。”

“理由呢？”

“他说，这样一个金发碧眼、皮肤白皙的漂亮女人不适合在拜乔斯的酒店工作。那样太惹人注目，会招来麻烦。”科兹姆耸了耸肩。“这是他公开的说法。”

“那么私下的说法呢？”

“据推测这里面掺杂着更多的个人因素。”

酋长向后靠去，科兹姆看不见他的眼神。“如果我说错了你就指出来，但费萨酒店不是绿洲连锁酒店中业绩最差的一家吗？”

“您说得对，阁下。”科兹姆赶紧向西拉克保证说。“那里是入住率最低的酒店之一。”

“已经有不少人投诉这家酒店了。”酋长沉思着说。

科兹姆对此一无所知，但他并不为此感到不安。酋长知道而他不知是常有的事。扎·西拉克有许多消息来源。

酋长的手指又开始轻轻敲打椅子的扶手。“我要采取行动，而且要一箭双雕。”

科兹姆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不过他很高兴自己不是这支箭的射击目标，他知道那肯定是百发百中的。他暗自庆幸自己与费萨酒店的经营毫无关系，同时也庆幸自己不是那个地质学家的女儿。



第2章

阿曼达·布坎南以为她的脸皮够厚，足以抵挡那些针对她的轻浮玩笑。她把这些话权当耳旁风，不予理会。毕竟她生来就具备了三个不利条件：第一，她母亲是波兰人；第二，她父亲是爱尔兰人；第三，她天生一个金发美人。

近来，她听到许多非常难听的笑话，把她称作“愚蠢的金发女人”。她差点就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黑色。不过，她坚信自己的价值观：她清楚自己是谁，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在这一点上她毫不动摇。而且，退让就会让那些攻击她的小人得意，让他们的计谋得逞。

她发誓，总有一天，她会让这些人收回前言，承认错误。这不光为了她自己，也是为了她的父亲。阿曼达对于自己能否成功并不是很有把握，但她觉得在绿洲连锁酒店谋得一职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她要做的是跻身高级管理层，那

样就有可能——只是有可能——打开成功的大门。

同时，她还得咬紧牙关，忍受副经理查尔斯·阿诺德对她的恶意刁难和时时处处对她的贬低与羞辱。

她知道原因。这是因为她对这个男人不感兴趣，所以他要报复。查尔斯·阿诺德自负傲慢，却又才疏学浅。他生活中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贬低他人，这会使他产生一种优越感。他意识不到他的所作所为只会让他出丑，给他的工作带来损害。

假如阿曼达屈尊迎合他，那么他的态度，还有其他男职员的态度就会大不一样。但是，哪怕只是想到阿诺德碰她一下，阿曼达都会厌恶地发抖。不，这种事决不能发生！不管阿诺德玩弄什么伎俩，施加什么压力，她都不会屈服。因此，那些男职员就效仿阿诺德，肆意拿阿曼达寻开心。他们不必担心会受到性骚扰的指控。

只有一个人能帮助阿曼达摆脱困境。这个人就是绿洲连锁酒店的所有者扎·西拉克，一个看不清、摸不透的神秘人物。据说人事方面的问题都由他亲自处理。没有人见过他，



人们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存在。

阿曼达对他的了解多一些。她父亲临终前曾断断续续地告诉了她真相。阿曼达毫不怀疑扎·西拉克的存在。

这已经是阿曼达就职的第三家绿洲酒店了。在这几家酒店中，神秘的主人从未露过面。升职和解雇这类事情都是通过传真通知，而不是面谈。尽管缺乏真凭实据，阿曼达还是相信父亲的话，相信扎·西拉克是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不过，即使她相信他的存在，这对于她目前的处境也于事无补。阿曼达对自己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愤恨难平，很难冷静下来。但她决心谨慎行事，一步也不能走错。

她多么希望尽快调到拜乔斯去，那时她就离迫害她的人远了一些，离真正的目标近了一步。到那时，查尔斯·阿诺德和他的追随者就会像无用的弃物从她的生活中消失。

一阵电话铃声把她从沉思中唤醒。她拿起电话，用悦耳、热情的声音说：“早上好。这里是绿洲酒店，客房预定处。”

“我今晚能住总统套房吗？”电话的另一端传来一个男人

的声音。直截了当，开门见山。

“先生，请稍候，我马上在电脑上查一下。”

阿曼达很清楚，这套收费高昂的套房一直空着。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五个月，而总统套房只入住过七次。每一次都是为拉客人到酒店办婚宴而给的优惠条件，这样新婚夫妇可以在总统套房里免费住一夜。这套房间从未住过付钱的客人，但酒店不想让外人知道真相。

“是的，先生，您可以享用总统套房。”阿曼达在适当的间隔后说道，“您准备住多长时间？”

“它能空出多长时间？”

阿曼达的回答是令人欣慰的，“我们会尽力保证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没有回答。阿曼达只听见咔哒一声，对方放下了电话。阿曼达的心头掠过一丝不安。会不会有人在试探她，看她是否把客房预定的情况泄露得太多了。阿诺德曾经捏造过一起针对她的投诉，目的是想教训教训她，让她知道惹他不高兴要付出什么代价。



阿曼达确信自己在处理这个电话的事情上无可指责。如果有人要设圈套陷害她，她是不会给他们提供口实的。不过，这件事还是让她烦恼了好一会儿。

她从电话中听出那个人确实想预订这套房间。那声音很独特，带着骄傲自大的口气，有钱有势的人才会用这种口气说话。不过，这声音里倒没有富家子弟那种被宠出来的坏脾气。

但是，他粗鲁地挂断了电话，连声“谢谢”也没说。说出这两个字又会给他带来什么损失呢？阿曼达暗下决心，以后只要再碰到这个人，她一定会立刻辨别出来，而且她也知道如何对付他。

尽管她从事的职业要求她对客人必须殷勤有礼，但她一定要用非常冷淡、非常自信、非常矜持的态度对待他。想到这里，一丝苦笑掠过她的嘴角。他很可能根本注意不到她的态度。像他这种人不会理会一个不属于自己阶层的人。

一群游客涌进了酒店，他们要在这里住三天。查尔斯·阿诺德换上一副过分殷勤的面孔，向旅游团的领队大肆吹嘘

酒店的设施。阿曼达帮着给游客办理登记手续，分发房间钥匙。

她看见那个男人进来。

他从大堂的转门走进来，停在那里，注意到前台围着的一大群人。他身上有某种东西引起了阿曼达的注意。不是他穿的衣服，因为他的衣服很平常：白色敞领衬衫、米色亚麻夹克、棕色长裤；也不是他的相貌：比他英俊的男人阿曼达见得多了；他瘦长的身材像一个运动员，但这样的身材阿曼达在奥运健儿身上也见过。

他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他的缄默，他全神贯注于某事的能力。他注视着大堂里的游客和散乱堆放的行李。阿曼达马上意识到，如果他是领队，就决不会允许这种漫不经心、杂乱无章的现象出现。

从他眼中和脸上流露出的轻蔑并不明显，但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天生的组织者，善于把人和事管理得井井有条。他注意到了一切，细枝末节也不放过。

阿曼达开始感到不安。他正在作出评价，而且是负面的



评价。

“有我的信件吗？我的名字是……”

阿曼达向问话的女士微笑着，热心地为她查找。她又向他站的地方瞥了一眼，发现他已来到喷泉旁的休息处。他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面向着接待处。他并没有翻看报纸杂志打发时间，而是紧紧盯着阿诺德，此人正过分热情地与领队交谈着。他盯着阿诺德的样子就像一只鹰盯着一只麻雀。

阿曼达又一次被他的沉静震撼：极少有人能控制住自己，并保持静止状态达数秒钟。只有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阿曼达由此联想到英国温莎城堡外的仪仗卫兵。凭直觉她就知道他不会听命于人——他是个发号施令的人。他在等待……等待发号施令的最佳时机。

很难猜出他的年龄。他的皮肤呈深褐色，紧绷在轮廓分明的脸上。光滑的皮肤没有瑕疵，像是经过抛光处理的木料。那是一张永远不会老的脸。

他的黑发中找不到一根白丝，浓密的头发闪闪发亮，亮得如同他那双深陷的黑眼睛。他肯定是个成年人，但他到底

是三十岁，还是四十岁，甚至更大？阿曼达发现那根本无法估计。

用英俊二字来形容他并不合适。他是如此独特，与众不同。阿曼达嘴里应答着游客们的问题和要求，可脑子里不断想着“威严”这个词。他的出现搅乱了她的心。阿曼达几乎⑫不能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

他与阿曼达的目光有过短暂的接触，但又马上转到了别处。

阿曼达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她费了好大劲才勉强把注意力拉回到手头上的正事。刚才这种感觉已远不只是烦扰了。她以前对男人可从未有过这种反应。

尤其糟糕的是，阿曼达确信，这个陌生人对她脑子里的想法一清二楚。他知道，也明白她在想什么，但他根本不在乎。他一生中一定遇到过很多次类似的情况。

对他而言，阿曼达根本不算新奇。没有人能引起他的兴趣。她已习惯于被轻视，所以为此而感到受伤害是很傻的。但这次由于某种说不清楚的原因，他的轻蔑使阿曼达感觉受